

开皮豆囡事

⑥ 海盗就在身边



黄春华 著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bei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开皮豆囧事

海盗就在身边

黄春华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目 录

一、告别仪式.....	3
二、狗来迎接你.....	5
三、我不是你爷爷.....	8
四、寻找奇怪的声音.....	11
五、偷进阁楼.....	14
六、深夜追踪.....	17
七、嘴里取出鱼钩.....	20
八、意外来客.....	23
九、抓住海豚.....	26
十、打开神秘的箱子.....	29
十一、谁是海盗船长.....	32
十二、该死的屁.....	35
十三、骨架绑在岩洞里.....	37
十四、海底有沉船.....	40
十五、一个傻蛋和两个傻蛋.....	43
十六、海盗的秘密.....	46
十七、老黑失踪.....	49
十八、救出老黑.....	52
十九、海底的较量.....	55
二十、亮出底牌.....	58

一、告别仪式

黄春华

开皮豆一想到要长时间离开豆豆咪，就心痛得直瘪嘴巴。因为豆豆咪的口袋里总有吃不完的好东西，而她又是那么大方，天下难找。尽管她有时嘴不饶人，手也不饶人，但开皮豆根本就不介意，男子汉，心胸开阔嘛！

这次离开并没有人逼迫开皮豆，而是爸爸的一句闲话引起的。

那天爸爸无事，又躺在沙发上把玩那支破烟嘴。因为这个破烟嘴，开皮豆差点把它搞丢过，所以，他躲得远远的。爸爸却突然喊：“过来，你知道这个是谁给我的吗？”

开皮豆盯了破烟嘴一眼，嘀咕着说：“你不是告诉我一万遍了吗？是我爷爷的爷爷……”

“但我并没有告诉过你，是你爷爷给我的，对不对？”爸爸突然坐直了，盯着儿子。

“那又怎么样？人都不在了。”开皮豆提不起兴趣，准备转身回屋，玩点自己的游戏。

“你乱讲！谁说他不在了？……”爸爸连忙把嘴巴捂住，因为他平时总是告诉开皮豆，说爷爷已经死了。

开皮豆眼睛一亮，盯着爸爸说：“你说什么？你平时都是乱讲？爷爷还活着？”

爸爸本来想用生气把儿子顶回去，可是，气到嗓子眼，又退了，他无力地点点头，说：“是的，他不仅活着，还健康着呢！”

“我为什么从来没见过他？”开皮豆突然想哭，冲爸爸喊。

“因为，因为他是一个极怪的人，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人。”

“他就是一个魔鬼，我也要见他，他是我爷爷，你快带我去见他！”

“我其实带你去找过他，还记得我带你到过海边的那间小木屋吗？里面空无一人。他根本不想见我们。”

“你再带我去，我一定要找到他！”

爸爸没有答应，说了许多理由，工作忙，要参加同事的婚礼，无故离开要扣奖金……

开皮豆暗下决心，准备自己去找爷爷。临走前，他唯一舍不得的是豆豆咪，就拨通了她家的电话。他本来指望从豆豆咪那里得到一点安慰，谁知豆豆咪根本不管他是去找爷爷还是找奶奶，一直惊叫：“你要独自去海边，太帅了！这主意是谁想出来的？”

开皮豆受不了她这种没心没肺的惊叫，就挂了电话。他心情沉重地来回走了两次，觉得还应该和奥迪来个告别仪式，奥迪虽然胖乎乎的有点讨厌，但也许是个善解人意的家伙。因为开皮豆现在急需带着一点安慰上路，于是，他给奥迪打电话。

奥迪胖是胖，可一点也不善解人意，抱着电话一点也不管开皮豆的痛苦，只是不停地念叨：“这么好的事！这么好的事！这么好的事！”就像天上一个馅饼正在掉下来，眼看就要砸他头上了。

开皮豆狠狠地挂掉电话，安慰没找到，找了一肚子气。他简单地收拾一下行李，临走给爸爸留了一个纸条：“我会想你的，你如果想我，就到海边来。”

开皮豆刚走到楼下，眼睛突然被人蒙住了，一个声音喊：“你猜我是谁？不准猜我的名字呀！”一听就知道是豆豆咪。

“死丫头，快放手！”开皮豆话刚出口，一只脚就找上了他的屁股。开皮豆摸着屁股，一脸痛苦。

“敢骂我？这就是你的下场！”豆豆咪背着小包，双手叉腰，一脸的笑。

开皮豆有苦说不出，吞了一口气，才问：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“为你送行，你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，会很孤单的。”豆豆咪说着，眨了一只眼，怪笑着。

开皮豆听这话还挺感动，可搞不懂她眨眼的意思，就皱着眉头嘀咕着：“有你这样用脚送行的吗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不高兴吗？”豆豆咪没听清，追问。

“有你这样送行，我很高兴！”开皮豆挤出笑，向豆豆咪挥手，然后大步向前。

可豆豆咪从后面追上来，喊：“等等我呀！”

“你回去吧！这么毒的太阳，把你晒成黑妹牙膏的形象代言人，可不好！”

“这个你放心。”豆豆咪不知从哪掏出一把小花伞，啪地打开，说，“你就让我送你到车站吧！”

开皮豆不想多争论，迈开大步，恨不得把豆豆咪甩掉。豆豆咪不介意，就一路小跑地跟着，得空还哼两句歌，以表示自己很悠闲自在。

开皮豆正埋头赶路，突然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。他连声说对不起，可等他看清来人是奥迪时，他就气呼呼瞪着眼，说：“好狗不挡道，大热天的，不在家里凉快，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奥迪扶正撞歪的近视眼镜，摸着被撞疼的胸口，说：“你要出远门，我来为你送行呀！”

开皮豆见奥迪也背着包，就奇怪地问：“送行为什么要背着包呀？”

“里面都是……”奥迪话刚一出口，就连忙捂住嘴巴。

“什么？”开皮豆追问。

豆豆咪推开皮豆一把，说：“大热天，别婆婆妈妈的，快走吧！”

开皮豆往前走，豆豆咪在后面用手指头点奥迪的脑袋，好像还说了什么猪头猪嘴之类的。

不远处就是长途汽车站，天热，人少。开皮豆走到售票口，说买一张票。豆豆咪挤过去冲售票员喊：“三张。”然后递钱进去。

开皮豆惊讶坏了，说：“你们不是来为我送行吗？”

豆豆咪点点头。

“送行不用买票的。”

“不买票，上不了车。”

说话间，售票员已经递出三张票。豆豆咪一把抓在手里，冲奥迪做了个胜利的手势，就先向进站口走去，奥迪紧跟在她后面。

开皮豆糊涂了，愣在原地，半天才醒过来，大喊：“等等我，把我的票拿走了，我就进不了站了。”然后追上去。

三人一起上了长途汽车，车很快就开动了。开皮豆见没办法赶他们两人回去了，就说：“来，我们一起来个告别仪式吧！”说着，就把手贴到窗玻璃上，注视着外面的街道。

豆豆咪和奥迪也把手贴过来，都很认真的样子。开皮豆说：“你们都给家长打过招呼吗？”

豆豆咪和奥迪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摇头。开皮豆说：“我也没有，只是留了个纸条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？”

豆豆咪和奥迪还是摇头。开皮豆说：“这叫离家出走，性质相当严重，后果相当可怕！”

豆豆咪知道他又在学葛尤，学得又不像，就忍不住大笑。奥迪一听说是“离家出走”，心里就紧张，嘴里嘀咕起来：“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！”没人理他，车渐渐开远了。

二、狗来迎接你

车内开足了空调，非常凉爽，再加上不停地摇晃，就更适合睡觉了。

最先睡着的是奥迪，他因为想家，靠在座位上歪着头打盹时，眉头还是皱着的。开皮豆没睡，眉头也是皱着的，因为他一直在想着那个从来没见过面的爷爷。只有豆豆咪兴致最高，眉飞色舞，不过她大多时间不是在向往大海，而是在谈到了海边怎么防晒。她没带防晒膏，也没带防晒衣，只有一把小伞，听人说一把伞防晒是远远不够的……

开皮豆听得直发晕，终于忍不住头一歪，到梦里找爷爷去了。豆豆咪伸手过去想摇醒开皮豆，发现自己的胳膊被窗口的阳光直射，就连忙缩回来，无奈地打了个哈欠，嘀咕了一句“都是一些瞌睡虫”，然后自己也睡过去了。

一觉醒来，晚霞满天，车到海边。开皮豆连忙拉豆豆咪和奥迪，说就在这里下车。司机也糊涂，问：“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真要在下车？”

开皮豆没有犹豫，第一个跳下车。豆豆咪醒得快，推一把迷迷糊糊的奥迪也跟着跳下车。车喷出一阵烟，沿着海边公路滑向远方，豆豆咪四周望望，感觉这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就担心地问开皮豆：“你确定是在这里吗？”

开皮豆没有理会，迈步下了公路，向海湾走去。

奥迪推了推眼镜，说：“怀疑是对人最大的不尊重，懂吗？”然后，快步超过豆豆咪，向前追去。

豆豆咪被奥迪撞疼了胳膊，气得在原地直跺脚，说：“你撞疼我了，这才是对我最大的不尊重！”可没人理她，她只好小跑着追上去。

走过一片树林，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开阔地——海就在脚下。金色的沙滩，蓝色的水面，红色的天空，再加上身后绿色的树林，豆豆咪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景色，简直就是在画中。她大喊着向海水冲去，唯一可以防晒的小伞也忘了用。

海水就在脚下，而且还一个劲地往面前涌，豆豆咪恨不得一头扑进去，乐得直会喊“看，看”，一回头，却一个人也没看见，开皮豆和奥迪正沿着树林和沙滩的交界线向远处走。

脚边这么美妙的海水玩不得，豆豆咪急得原地跳了两下，咬着牙飞跑去追人，那架势就像追上去就会对谁咬一口。

“你们为什么不等我？两个臭海螺！”豆豆咪追到他们身后，抓起一把沙子扔过去，沙子散开，打在他们身上。

开皮豆没理会，依然快步往前走。奥迪一转头冲豆豆咪跑来。豆豆咪以为他要打架，就先抬脚给了他一下。奥迪没防备，倒在沙地上，不过，很快就爬起来，冲豆豆咪直摆手，一脸焦急在说：“别闹了，好不好！他都哭了！流泪了，不是汗，真的。”说着，指了指前面的开皮豆。

豆豆咪这才知道错踢了奥迪，不好意思地帮他拍拍腿，说：“他还会哭？我倒想看看。”然后，大步追上去。

豆豆咪正追得急，开皮豆突然站住了，两人前胸贴后背，重重地撞在一起，一个向前趴下，一个向后仰卧。豆豆咪胸口生疼，爬起来刚想喷火，却见开皮豆也站了起来，仍一动不动地望着前方。

豆豆咪不明白他在干什么，转到他前面一看，脸上果然是哭的痕迹，就用手在他眼前晃了晃，说：“嗨！又没人欺负你，你为什么哭呀？”

“我看见那个小木屋了，心里难受……”开皮豆抽抽了两下，说不下去了。

豆豆咪眯着眼往前望，这才发现，在远处的树林边，是有一个小木屋。她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别哭了，我去一把火把它烧了，不就完了！”

“你敢！”开皮豆一把将豆豆咪推开，脸涨得通红。

豆豆咪向后连退三步，才站稳，然后，指着刚赶上来的奥迪，说：“好，你评个理儿。他说看着那木屋难受，我一片好心，说帮他去烧掉木屋。可他，狗咬八仙里面的谁来着？”

“吕洞宾。”奥迪提醒。

“管他是谁，反正是不知我的好心。你都看见了，他打我！我好伤心，现在最想哭的是我！”豆豆咪夸张地捂住脸，准备酝酿一下，抽鼻子。

“该打！”奥迪一点都不同情豆豆咪，一把拉开她的手，“你知道谁住里面吗？他爷爷。”

豆豆咪鼻子还没抽动，又开始吐舌头了，她觉得自己真的该打，就准备给开皮豆道歉，可是一转头，开皮豆已经走得老远了。她就指着奥迪的鼻子说：“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”说完，也大步向前走去。

奥迪一脸的委屈，嘀咕着：“到头来，都是我的错！这到底是为什么？”

终于站到了小木屋门口。这个木屋，开皮豆以前确实看到过，那是爸爸带他到海边来玩，远远地指给他看，而且什么也没有说。

这么近地看到木屋，还是第一次，开皮豆惊奇地发现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木屋，它的木材全是乌黑的，那不是颜料涂上去了，也不是一般的木材风吹雨打日晒就能成这样的，总之，它不是一般的木材。再细看，有些木板上还雕着难以辨认的图案。

木门也是乌黑的，上面的雕刻稍微清楚一点，但谁也不认识那是什么。说是蛇吧，它还有翅膀；说是鸟吧，它除了细长的身子，根本就没羽毛。

门上横着一把锁，大家都很失望。

“你爷爷长什么样？”豆豆咪问。

开皮豆摇摇头，他从没见过爷爷，也很想知道爷爷长什么样。

“管他长什么样，我们到海边去找找。”豆豆咪兴致挺高的。

奥迪早就累得不行了，坚决反对：“爷爷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怎么找呀？我们还是在树林里等吧！”

开皮豆没有参与争论，而是默默地向海边走去。豆豆咪见开皮豆和自己想到一块了，就冲奥迪竖起大拇指，头一仰，得意地跟着去了。

开皮豆站在海边，仍不作声，只是静静地望着远方。豆豆咪不想打搅他，就自己脱掉鞋，在海水里来回跑，不停地笑。奥迪在树下站了一会儿，还是热，就跟到海边，准备跟豆豆咪一起玩水。他刚脱掉一只鞋，就不动了，呆望着远方。

豆豆咪顺着他的视线望去，晚霞中一条小船在海上荡漾，真是美呆了。她不禁高声念：“君看一叶舟，出没风波里！”

奥迪笑了，说：“你猜，那会不会是他爷爷呀？”

“我猜——”豆豆咪眼珠一转，突然伸手一拉奥迪，“你该下水了。”

奥迪就一只脚穿着鞋趟进了海水里。这回他没生气，只顾大声喊：“爽呀！开皮豆，快来，傻站着会后悔一辈子的！”

开皮豆终于笑了，指着远处喊：“我想，那是我爷爷，我得去迎接他！”说着，就沿着沙滩往前跑。

豆豆咪和奥迪对看一眼，也跟着跑。可是，开皮豆跑得太快了，他们根本追不上，只能在后面呼哧呼哧地喘。

突然，开皮豆调头向他们跑来，速度更快。两人不知发生了什么，正在发愣，就见开皮豆的身后追来了一只狗。那狗个子不大，全身黑，两只眼睛闪亮，极凶狠的样子。

啥也别说了，跑！三人一起逃。这回情况变了，豆豆咪光着两只脚，跑得最快。奥迪光着一只脚，跑在第二。开皮豆两只鞋灌满了沙子，越跑越沉，名列第三。

狗越追越近，已经能听到它的叫声了。豆豆咪开始尖叫：“怎么办？”幸好前面是一排岩石，足有一人多高。豆豆咪没学过攀岩，但没费吹灰之力，一眨眼就上去了。奥迪太胖，撞到岩石，就是上不去，豆豆咪伸手拉了一把，才勉强上去。

开皮豆还在跑，两人一起喊加油，可越喊狗跑得越快，眼看就要咬到他屁股了。突然，他的鞋掉了一只，狗吓了一跳，连忙刹车躲开鞋，等它搞清楚那是鞋不是炸弹时，开皮豆已经跑到了岩石下面。豆豆咪和奥迪同时伸出手，抓住开皮豆向上拉。狗飞扑过来，撞在了岩石上，掉在下面，仰着头冲他们汪汪直叫，就是上不来。

开皮豆背对着狗，也不敢回头看，浑身不停地抖动。

豆豆咪轻轻拍了拍开皮豆的肩膀，向他身后噜了噜嘴，说：“这是你爷爷吧？”

开皮豆很生气，恨豆豆咪竟敢说狗是爷爷，就没好气地回敬：“这是你爷爷！”

奥迪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她说的没错，长的和你有点像呢！你回头看看，这是不是你爷爷？”

开皮豆这才回头，看见在狗的旁边还站着一个黑瘦的老头。老头也正眯缝着眼，直直地盯着他们。

三、我不是你爷爷

那老头虽然黑得可怕，瘦得惊人，但开皮豆还是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了爸爸的神韵。在那一瞬间，开皮豆甚至能想像，爸爸老了以后，应该就是这个样子——当然，右边脸上得多一道疤痕。

没错，他就是爷爷。开皮豆冲下去，大喊一声：“爷爷！”狗吓得向后蹿出老远，它根本没想到会有人反扑。

开皮豆并没有扑狗，而是向老人怀里扑去。扑通一声，开皮豆扑了个空，玩了个狗啃沙，趴在沙地上，嘴巴里尽是沙子。他抬眼一看，老人已经大步向木屋走去，根本没理会他。黑狗也不理会他们了，紧跟着老人，昂首阔步，一副傲慢的样子。

开皮豆久久地趴在地上不起来，奥迪怕他是摔坏了，连忙冲过来搀扶。豆豆咪却一边走过来一边拍手叫好，说：“哎呀！你爷爷真是不得了呀！他退让的速度简直跟闪电一样……”

奥迪瞪她一眼，她才连忙闭嘴，绕到前面一看，开皮豆眼圈红了，脸也红了。她扶住开皮豆的一只胳膊，笑着说：“别生气嘛！第一回合就算你输给爷爷了，男子汉，要输得起哟！”

开皮豆没理她，甩掉她的手，快步向前追，一直追到木屋门口。老人扛着两把湿漉漉的桨进了屋，黑狗堵在门口，竖着耳朵咧着嘴，样子很凶。开皮豆不敢再往前了，就冲里面喊：“爷爷，我来看你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”

“谁说我是你爷爷？我不是你爷爷！”屋里传出的声音。

“我爸爸说的。”

“你爸爸是谁？”

“是你儿子！”

“笑话，我没有儿子，从来就没有！”

开皮豆傻眼了，难道爸爸骗人？奥迪开始嘀咕：“我说过不来的，我要回家。”

豆豆咪望了望天，霞光已经没有了，四周被蛋清色的夜幕笼罩着，心里着急，就一把将奥迪推开，冲屋里喊：“老头儿，天已经黑了，我们要回家，也没车了，你总不能让我们在外面站一晚上吧！”

“小黑，让开。”老头的声音，黑狗就乖乖地闪到一边，放下凶神恶煞的架子。

豆豆咪见开皮豆不动，就拉他一把，说：“管他是不是爷爷，进去再说。”

开皮豆没防备，往前一窜，就进了屋，小黑狗吓得躲到屋角。豆豆咪和奥迪跟进来。老人没理他们，把桨放在墙角，进了里屋——应该是厨房。

房间不大，也没什么特别，只是有一个小梯，可以通向上面的小阁楼。豆豆咪很好奇，顺着梯子往上爬，刚爬到一半，就听老人的声音：“出去！”

她心里一惊，一定是得罪了他，连忙下来准备陪礼，却见他已经先出去了，手里还拎着个网兜。她这才放心，知道这不是在赶她走。

大家跟出来，小黑狗也凑热闹，一起往外挤，丝毫没了刚才的陌生。

老人把网兜扔在沙地上，到树林里拖来几大根枯枝，直接用手卡喳几下，折成几断。开皮豆看得直眨眼，他在想，这人不管是不是我爷爷，都是一个不一般的老头，那么瘦的手，那么大的劲！

不一会儿，沙地上燃起了一堆篝火。小狗一直围着网兜转，老人踢了它一脚，从里面摸出一条鱼，用一根树枝从它嘴里一插，递给开皮豆。开皮豆吓了一跳，没敢接。老人冲他笑

了一下，脸上的疤痕一动，开皮豆觉得特受鼓励，就勇敢地伸手接过来。

接下来，老人给豆豆咪，奥迪每人一个，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老人也穿好了条鱼，伸到火上开始翻烤。大家学着他的样子烤鱼，觉得太有意思了。豆豆咪先叫了起来：“这才是正宗的烧烤呢！”

奥迪说：“这要是在城里，烤这么大一条鱼，得多少钱呀？”

开皮豆想起有一次和豆豆咪吃麻辣烫，奥迪嘴馋，偷偷跟上来，结果，吃完之后，他和豆豆咪都逃了，害得奥迪付钱……想到这里，他忍不住笑了。

豆豆咪说：“他活了！一直到现在，才看到他笑呢！”

开皮豆一活过来，气氛就翻天了，你一句我一句，没有停的时候。老人一言不发，只是不停地翻烤着鱼，最后，他说：“好了，可以吃了。”说着，就把鱼从火上收回来，揪下一块，放进嘴里。

开皮豆也学着揪下一块，刚塞进嘴里，就叫：“呀！胡了！”一脸怪相，把大家逗乐了。

“光顾说话，不专心烤鱼，能不胡吗？”老人也跟着笑了。

开皮豆看着旁边一脸馋相的狗，问老人：“它叫小黑，你叫什么？”

“老黑。”

开皮豆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玩的名字，真是太贴切了，他忍不住喷出了满嘴的胡鱼。就在这时，更让他吃惊的事出现了，小黑一个飞扑，竟然将他喷出的鱼都在空中接进了嘴里，一丝不漏。

豆豆咪也高声叫好，撕一块鱼往空中一扔，小黑准确地接住了。只有奥迪不肯浪费，埋头猛吃，还用眼睛不停地瞟着小黑，生怕它冲上来夺食。

豆豆咪一边扔鱼，一边问老人：“我们就叫你老黑，可以吗？”

“当然，不过，这鱼肉最好留给自己吃，小黑吃鱼刺就够了。”老黑吃得特别快，已经露出鱼刺了。

豆豆咪愣了一下，把手里刚准备扔出去的肉塞进自己嘴里，说：“其实我很不想把肉给它吃，味道多好啊！”她陶醉地嚼了一会儿，突然问：“老黑，我觉得你真的和开皮豆长得很像，你为什么说不是他爷爷？”她用眼睛瞄着老黑和开皮豆。

开皮豆从鱼身上抬起头，盯着老黑。奥迪嘴里塞满了鱼肉，也停止塞肉，等着老黑回答。

老黑不慌不忙地折断手里吃出的鱼刺，提在手里一晃，小黑就跑过来。他把鱼刺丢进小黑嘴里，用手轻轻摸着它的毛，笑了笑，问：“你们看，我和它长得像不像？”

天，这不说不知道，一说吓一跳，大家不得不点头。他俩长得实在太像了，黑，瘦，眼睛发亮，就连嘴巴嚼东西的样子都差不多。

“可它是一只野狗，被人扔在了海边，受了伤，快饿死了，我把它捡回来的。”老黑说着，做了个鬼脸，脑袋一歪，脸上的疤痕在火光中闪亮。

小黑也跟着歪了一下脑袋，动作十分滑稽，把大家脑袋都笑歪了。

开皮豆突然觉得非常喜欢小黑和老黑，就说：“就让我认你作爷爷，行吗？”

老黑愣了一下，说：“你会后悔的，还是叫我老黑吧！明天一早，你们就得走。”他把手里剩下的鱼丢给小黑，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沙子，直接进屋去了。

开皮豆呆呆地望着，奥迪提醒说：“反正我们吃到了这么美味的海鱼，也不算白来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你个头呀！明明是来找爷爷，一条鱼就打发回去了，能行吗？”豆豆咪为开皮豆说话。

开皮豆却不领情，说：“其实也很好，也许我本来就没有爷爷，但我们吃到了鱼呀！”

“当然，当然。”豆豆咪咳嗽了两声，就埋头吃鱼。

鱼终于都吃完了，肚子也鼓起来了，大家才慢慢回屋。屋里没灯，老黑也不见了，借着

月光，只见地面上铺着一张大草席，这大概就是三人睡觉的地方。而那把通往阁楼的梯子已经不在。

豆豆咪指了指阁楼上，开皮豆点点头，踮着脚想望一下，却什么也看不见。就在这时，听见上面发出老黑的声音：“该睡觉了！”

豆豆咪问：“小黑睡哪里呢？”

“你们睡草席上。”老黑说完，就没声音了。

大家只好在草席上躺下。这时，小黑才在门口卧下。有它守门，都能睡安心了。

可是没过多久，麻烦就来了。蚊子咬得睡不着，特别是奥迪，不停地用手拍自己的肉，一边拍一边嘀咕：“我说过不来的，我要回家！”

夜渐渐深了，大家实在太困了，也顾不了蚊子了，迷迷糊糊进入梦乡。就在这时，一种奇怪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：“咿——呀——”像一个小孩子在练嗓子，一遍又一遍。

豆豆咪最先听到了，浑身毫毛都竖了起来，连忙伸手推开皮豆。开皮豆也听到了，吓得动都不敢动，斜眼看看门口，小黑还在那儿，就小声说：“没事，小黑在。”

过了很久，那声音才消失。夜终于平静了。

四、寻找奇怪的声音

第二天一早，老黑准备送大家早走，小黑却有点不舍，围着小腿直打转。

开皮豆想在走之前搞清楚昨夜是什么在叫，就问老黑，可老黑不答，只反问：“是什么叫又有什么关系？回城里过你们的舒坦日子吧！别惦记这里。”

开皮豆耸耸肩，看看豆豆咪，豆豆咪就盯奥迪。奥迪昨夜睡成了死木头，根本就没听到什么声音，一脸惊讶地凑过来问：“你们说什么？什么什么叫呀？”

开皮豆见奥迪一身的红包，心头突然一动，看了看远远走在前面的老黑，小声对奥迪说：“你真想知道吗？”

“你就别卖关子了，快说你的办法！”奥迪急得脚把沙地跺出一个大坑，“我要不想知道，就再让蚊子咬一晚上。”

“装病，倒下，越严重越好。”开皮豆冲奥迪坚定地眨眼，心想：看来，你必须再让蚊子咬一晚上。

奥迪二话不说，眼一翻，头一歪，扑通一声趴到地上，一动不动了。豆豆咪吓坏了，她虽然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但还是担心真的出事了，就尖叫起来：“呀——呀——”

老黑被这突如其来的尖叫吓了一跳，停住脚步，折回身来，见小胖子趴在地上，就连忙将他翻过身来。奥迪双眼紧闭，脸面通红，满身红包，再加上他皱成几道的眉头，豆豆咪都信以为真了，急得大叫：“快，快，快送医院！”

开皮豆气得直想踩豆豆咪的脚。幸好老黑没同意送医院，他伸手轻轻摸奥迪身上的红包块，奥迪疼得一抖。老黑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，说：“没事，可能是不适应这里的蚊子，轻微中毒。”

“那，现在，他，这个样子，我们怎么走呢？”开皮豆把豆豆咪推到身后，假装焦急地盯着老黑。

老黑没说什么，抱起奥迪，向小木屋走去。

老黑把奥迪放在草席上，爬上阁楼，不一会儿，拿出一个小瓶，用手指蘸出里面黑乎乎的药水，抹在奥迪的红包上。药水散发出刺鼻的气味，奥迪连打了几个喷嚏，为了不露马脚，又不停地哎哟叫痛。

安顿好奥迪，老黑戴了顶毡帽，扛上两支木桨，就往外走。开皮豆追出来问：“你干什么去？”

“出海。”

“我呢？”

“留下来照顾他。”

“留豆豆咪一人就够了。”

老黑不想再说话，直接往前走，开皮豆也不停，紧跟上去。好在老黑没有再阻止。

两人一前一后，来到海边。在岩石边系着一只小木船，老黑趟着水跳上去，安好双桨，解开缆绳。开皮豆生怕被甩掉了，连忙趟水过去，双手抓着船沿，却怎么也爬不上去。老黑抓住他的后衣领，用力一提，开皮豆就像一只大海鱼，上了船。

老黑轻松划动双桨，船慢慢向海中游行。开皮豆知道出海就是要捕鱼，可船上怎么连鱼网的影子也没有。他心里嘀咕，就问：“老黑，你用什么捕鱼？”

“谁说我要捕鱼？”老黑两眼望着远处的海面。

开皮豆望了望远，什么也没有，就问：“你不捕鱼，跑到海中间来干什么？”

“睡觉。”

“什么？在这里，你睡得着吗？”

“如果不带上你，我就能睡着。”

开皮豆吐了吐舌头，不敢再乱问了。这时，老黑也不划船了，双桨一收，船就在海面上随波荡漾。老黑顺着船身躺下，把毡帽往脸上一盖，遮住太阳的直射，一双黑赤脚正好伸到开皮豆面前。

开皮豆惊讶地看到老黑的脚底竟然有一层厚厚的皮子，那应该就是茧。他忍不住伸手摸了摸，粗糙而坚硬。老黑纹丝不动——脚底大概都是死肉，没有神经感觉吧！

老黑可能不止脚底没感觉，整个人也睡死了一样，不管船怎么摇晃，就是不动弹。开皮豆有时故意晃动身子，让船摇晃得更厉害，想惊起老黑，可根本没用。只有海鸟飞过，发出鸣叫，老黑才会一惊，耳朵仿佛竖起了，身体也绷紧了。等鸟飞远了，他的警惕性才会放松。这一切都逃不过开皮豆的眼睛，因为他一直盯着老黑，除了这，他也能无事可做。

后来，开皮豆想来恶作剧，就学鸟叫，“呜——呀——”。一开始，老黑还直起耳朵听，几次之后，老黑就不理他了。

开皮豆觉得没劲了，刚准备躺下，也像老黑一样，对外面的世界不闻不问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到了昨夜的那种叫声：“咿——呀——”那声音好像就在船旁边。

开皮豆一惊，一挺身爬起来，船剧烈摇晃，他双手向前挥舞几下，还是没站稳，扑通一声栽进海里。

老黑这次有了感觉，而且特别灵敏，一纵身窜入海中，在深水里抓住开皮豆的衣领，往上游。开皮豆在水下睁大眼睛，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向远处快速游去，不一会儿，就消失了。

开皮豆浮出水面的第一句话就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老黑没答，翻身上船，一把将开皮豆拉上来。湿淋淋的身子，他竟然又躺下睡觉。

开皮豆忍不住推了推老黑，说：“你一定知道那是什么！”

老黑揭开毡帽，看了开皮豆一眼，又重新盖上，说：“好奇心太多，会引祸上身。这海里的鱼太多了，你刚才看到的可能是鳗鱼，也可能是鲨鱼。你最好不要去想，它们都会伤人。”

开皮豆不想听老黑的，但也没别的办法，那叫声再也没出现了。这真是无聊透顶的一天，直到太阳快下海平线了，老黑才摇着船回来。

豆豆咪和奥迪在树阴下玩得正欢，小黑突然离开向远处跑去。豆豆咪一抬头，见老黑和开皮豆回来了，就连忙把奥迪一把按在地上，说：“快，躺下，闭眼。”

奥迪刚一躺下，就喊：“地上好烫！”

“忍着点！如果我们现在被赶走，已经赶不上车了，就得走着回家。你想想后果吧！”

说话间，老黑已经来到了近前，俯身望了望奥迪，小声说：“很好，红包都消了。”

豆豆咪连忙说：“可是，可是，他还是浑身不舒服，你看……”

奥迪正在不停地扭动身子，因为他快忍不住地面的烫了。

老黑笑了笑，说：“在这里躺着是不太舒服，快回屋吧，草席上会舒服多了。”

奥迪呼地一下爬起来，甩腿就向屋里冲去。开皮豆吃惊地望着豆豆咪，豆豆咪连忙解释：“他，他梦游，游起来比正常人还正常。以前就有这毛病。”

开皮豆连连点头，老黑一边笑，一边大步向前走去。小黑也高兴得围着老黑又蹦又跳。

夜晚，四周都静下来了，开皮豆回忆白天的一切都很怪，就想出去，到海边找那发出奇怪声音的东西。可是，他刚一抬脚，躺在门口的小黑就会发出哼哼声，紧接着，阁楼上的老黑就会发出粗重的咳嗽声——那是警告，不准随便外出。

开皮豆点子多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他在奥迪耳边嘀咕了一阵，奥迪就开始不停地起

来，出去。开皮豆就故意大声对豆豆咪说：“坏了，这家伙又开始拉肚子了。”

渐渐地，小黑也懒得哼哼了，老黑也懒得咳嗽了。开皮豆趁机爬起来，踮着脚，和奥迪一起出去，然后，让奥迪回屋。这样，老黑就不知道有人出门了。

开皮豆刚走到沙滩上，就见后来一个黑影追来，他不知道是什么怪物，吓得毫毛都竖起来了，腿抖动得快站不住了，就在快晕倒的时候，听到豆豆咪的声音：“等等我呀！”

开皮豆一把抓住豆豆咪的胳膊，才站稳。豆豆咪却莫名其妙，问：“你拉我干什么？”

开皮豆想了想，才说：“快，快低头，免得人看见。”

豆豆咪当了真，两人就弯着腰，向海边摸去。不一会儿，就听到了海水哗啦哗啦的声音，开皮豆估摸着那怪物应该就在这一块出现，就和豆豆咪坐下，看海的夜景。

月光淡淡的，沙滩像铺上一层柔软的纱，海水涌来又退去，推动一道道银光。远处的小木屋成了一个黑点，远处的岩石成了一个黑点。一切是多么美好呀！

突然，海水发出了异常的响声，一个黑点在离沙滩有一段距离的水中浮现。豆豆咪吓得一把死死抓住开皮豆的胳膊，开皮豆被抓疼了，也不敢作声，只是咬紧牙关忍着。

那怪物向海边游了一会儿，就停住，往上一跳，整个身子都出了水面，与此同时，它发出了“咿——呀——”的叫声，然后，扑通一声落入水中。它每跳起一次，就叫一声。

豆豆咪渐渐不怕了，手也松了许多，她认为这是一种爱跳舞的鱼，一边跳舞，一边为自己唱歌伴奏。

这时，开皮豆突然拍她的肩膀，让她赶紧往小木屋方向看。在小木屋里，有一点手电光，一明一灭，反复几次。等手电光不再出现时，怪物就不跳舞了，一转身，消失在海水之中。

好半天，开皮豆才说话：“奥迪得继续装病。我要搞清楚这一切。”

豆豆咪点头，说：“是呀，这太吸引人了，如果就这么离开这里，我会疯掉的。”

五、偷进阁楼

第二天一早，奥迪仍然躺在草席上，双眼紧闭。老黑过来用手摸了摸奥迪的额头，奥迪就皱着眉头痛苦地哼哼两声。

老黑并没有紧张，而是笑着摇了摇头，站起身来，戴上毡帽，扛上木桨，就出门了。走到门口，他回头望一眼开皮豆，意思是问他今天想不想一起出海。开皮豆连忙摆手，指着地上的奥迪，说：“我得留下来照顾他。再说了，海上的太阳就像火，我怕自己成了烤全鱼。”

豆豆咪故意伸着鼻子在开皮豆旁边闻了两下，笑着说：“可不，已经有胡味了。”

老黑不再理会他们，大步向海边走去。小黑也跟着去了，它围着老黑蹦蹦跳跳，还回头叫了几声，好像在说：“开皮豆，你不来，我替你去！”

老黑小黑走远了，豆豆咪踢了奥迪一脚，说：“起来吧，自由活动。”

奥迪一骨碌爬起来，使劲伸了几下胳膊，说：“再这样躺下去，我就全身瘫痪了。”

豆豆咪却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发现你是表演天才，刚才老黑摸你额头时，你那种痛苦的神情绝对逼真。”

“什么逼真？就是真的。”奥迪伸手揉了揉自己的额头，“你不知道他的手有多粗糙，简直就像一把钢锉，硌得我生疼呀！”

豆豆咪笑得喷了出来。开皮豆突然拍了她一下，把她的笑打断了。她很恼火，举起手就要还击。开皮豆却一脸神秘地指指阁楼，说：“你不想知道这上面是什么吗？”

豆豆咪的手马上软了下来，说：“想呀，可是，老黑不让我们上去。”

开皮豆说：“你出去放哨，我上去察看，怎么样？”

“不怎么样！”豆豆咪眼睛一斜，“为什么是我出去放哨？”

开皮豆愣了一下，见豆豆咪盯着奥迪，就笑着说：“他正在装病嘛，要他去放哨，万一被老黑看见，不就露馅了吗？”

奥迪正怕出去晒太阳，就连声说：“是呀是呀，露馅了。”

“露你个胖馅！”豆豆咪不满地甩下一句，啪地撑开小伞，出去放哨。

奥迪长出了一口气，正一脸笑地目送着豆豆咪往阳光灿烂的金色沙滩走，后脑勺被重重打了一下。他回头一看，开皮豆正指点着上阁楼的木梯，让他扶好。他摸了摸后脑勺，不服，就一手扶着梯子，眼睛仍望着门外。

开皮豆正往上爬，梯子突然歪了一下，吓得他一声大叫，差点掉下来。开皮豆火道：“你想摔死我呀？再不扶稳当，我让你来爬！”

奥迪这才知道事情很严重，连忙双手抓紧梯子，嘴里嘀咕：“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去放哨呢！”

开皮豆爬到顶，用手推木板盖子，却怎么也推不动，不一会儿，汗就直往下淌。他越推越恼火，搞得木板咣当直响。

奥迪就问：“你看看，是不是有把锁？”

开皮豆仔细一看，可不，有一把锁，就说：“是呀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你快下来，我再告诉你。”奥迪一副憋不住了要尿裤子的样儿。

开皮豆小心翼翼地下来，直直地盯着奥迪，等答案。奥迪说：“我实在扶不住了，只好这么想啰。”

开皮豆顿觉浑身无力，头一歪，就躺倒在草席上。奥迪跑到门口，冲豆豆咪不停地招手。

豆豆咪早就晒得头顶冒油了，一见招手，撒腿就冲过来。进了屋，她见开皮豆躺在地上，就奇怪地问奥迪：“不是该你装病吗？怎么改他了？”

奥迪指了指上面，说：“上了锁，推不开，他就气成这样了。”

豆豆咪盯着阁楼的木板发了一会儿呆，然后，爬到开皮豆的耳边嘀咕了几句。开皮豆突然睁开眼睛，一骨碌爬起来，吓得奥迪拔腿就往外跑。开皮豆并没有追他，而是用力拖动梯子。

奥迪跑出老远，回头一看，开皮豆和豆豆咪正抬着梯子从屋里出来。奥迪不知他们搞什么鬼，远远地跟在后面，一直绕到屋后。梯子靠在屋后，正好通向阁楼的窗口。

豆豆咪放好梯子，气呼呼地冲奥迪喊：“也不过来帮忙，做贼似地跟着，干什么？”

奥迪走到近前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我看你们是要做贼吧？”

开皮豆不想说话，使劲指了指梯子，奥迪就乖乖地用双手扶住。开皮豆又指指远处，豆豆咪就面朝大海，手遮在眼睛上，放哨。奥迪就盯着开皮豆，意思是问“你自己干什么？”开皮豆指指梯子，就直接爬上去了。

开皮豆伸手抓住了窗，使劲往外一拉，啪嗒一声，整个窗框竟然掉了下来，差点砸到奥迪头上。奥迪吓得往后一跳，梯子就顺着沙堆往下滑。开皮豆眼看就要和梯子一起摔下来，他一伸手抓住了窗口，梯子倒下来了，他却吊在半空。

豆豆咪见这情景，连忙跑过来，叫醒发呆的奥迪，两人一起把梯子竖起来，重新塞到开皮豆和木屋之间。开皮豆终于站到了梯子上，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，咬牙再往上爬了一段，一头钻了进去。

阳光跟着扑了进来，把屋子照亮。室内没有想像中的神秘，阁楼的木地板上，铺着一张普通的草席，那是老黑的床了。墙角卧着一把鱼叉，一堆缆绳，一览无余。在屋子的另一头，是一口奇大无比的木头箱子，盖上锁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。

箱子是乌黑的木板，开皮豆伸手摸了摸，感觉到凹凸不平的皱纹，就把脸凑过去仔细看。他惊奇地发现，那不是杂乱无章的纹路，而是一只展翅的老鹰，老鹰的样子非常凶猛，双爪紧紧抓着一一条拼命挣扎的蛇。一切都是那么逼真，开皮豆吓得猛地向后退了一步。

不过，他很快又被这奇怪的箱子吸引过来了，想搞清楚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。他用手使劲拉了拉铁锁，除了掉下一些锈沫，其它纹丝不动。于是，他放开锁，用双手使劲推了推箱子，还是纹丝不动。里面就像装满了石头，他恨不得用鱼叉扎、扎、扎穿木板，看个明白。

可是，还没等他拿到鱼叉，就听咚地一声，阁楼入口的那块盖板动了一下。他吓得毫毛都倒竖起来了，被人点了穴似的，呆在原地一动不动。好半天，那块盖板也没顶开。谢天谢地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轻手轻脚地摸到窗边，冲豆豆咪招手，示意她和奥迪把梯子扶稳，然后快速爬下来。

脚一落地，开皮豆就冲豆豆咪低声吼：“你是怎么放的哨？老黑已经回屋了！”

“不可能……”豆豆咪刚喊，就被开皮豆捂住了嘴。

奥迪似乎也听到了什么动静，竖起指头轻轻“嘘”了一声。四周顿时安静极了。

开皮豆弯着腰，轻手轻脚地向木屋前面绕去。大门是虚掩着的，他小心翼翼地伸手刚准备推开，后面豆豆咪和奥迪你挤我推，一下撞过来，开皮豆向前一窜，门被重重撞开了。

三个人一起进了屋，但谁也没想到，屋里没有老黑，而是一男一女两个人。两个约么三十出头，都瘦瘦高高，女人像奥迪一样戴着眼镜。在草席的旁边放着两个鼓鼓的牛仔背包。

男人正在仔细察看墙上木板的图案，鼻尖已经快挨到木板了，好像不是用眼睛看，而是用鼻子闻。女人站在背包旁边，见有人闯进来，就连忙伸手拉男人的衣服，一脸的警惕。男人似乎从梦中惊醒，转头一看是一群孩子，就笑了，说：“你们住在这里？”

开皮豆警惕地望着他，说：“对，但你们不住这里，怎么进来了？”

男人笑着说：“我叫大男，她叫大女。我们来这里……”

大女推了大男一把，说：“我们到这里旅游，旅游，懂吗？”大女大概把他们当作渔夫的孩子了。

“不懂！”豆豆咪看不惯大女傲慢的样子，抢过话头说，“但我懂得在这屋里休息是要收钱的，很贵！”

大女像被咽住了，刚想冲豆豆咪说什么，大男拉了她一把，转脸笑着说：“我们现在不在这休息，出去旅游一会儿，打搅了！”说着，就背起背包，往外走。

大女也背着包往外走，走到门口，还回头盯了豆豆咪一眼，才大步走出去。豆豆咪双手叉腰，虎视眈眈，把开皮豆逗得直笑。

奥迪却不笑，一脸佩服地竖起大拇指，说：“你真勇敢！”

豆豆咪哼了一声，说：“她又不是我老师，我凭什么怕她？”

“老黑，你怕不怕？”开皮豆拉了豆豆咪一把，“快去想办法把窗子修好吧！”说着就往木屋后面绕去。

豆豆咪跟在后面喊：“你还没告诉我们，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“除了一个大木箱，什么也没有。”

“木箱里是什么？”

“我知道还用你问？”开皮豆没好气地瞪了豆豆咪一眼，捡起窗框。

豆豆咪不敢怠慢，连忙和奥迪扶住梯子。可是，开皮豆怎么用劲，窗框就是安不上去了。他急得就差从上面往下跳了。他心里嘀咕：这下可好了，老黑回来，什么都知道了，不把他们连夜赶走，才怪！